

田野足迹

近十年来的乡村中国

(2007~2016)

FIELDWORK TRACK

刘燕舞
著

RURAL CHINA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2007-20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田野足迹

近十年来的乡村中国

(2007~2016)

刘燕舞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野足迹：近十年来的乡村中国：2007～2016 /
刘燕舞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201-2019-7

I. ①田… II. ①刘… III. ①农村-社会问题-研究
-中国-2007-2016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4648 号

田野足迹：近十年来的乡村中国（2007～2016）

著 者 / 刘燕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刘 荣

责任编辑 / 刘 荣 刘 翠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立编辑工作室(010)5936701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2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019-7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家庭

1

源村的婚事 // 3

悬垂的核心家庭 // 32

性别比失衡的社会风险 // 37

从核心家庭本位迈向个体本位

——关于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 // 45

消除婚姻中的“贱农主义”

——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杨海先生 // 56

生活好了，孝道怎么就给丢了？ // 60

侯氏之死 // 65

十五封留守儿童给父母的信 // 75

政治

83

一个乡村妇女的故事 // 85

村庄政治分层：理解“富人治村”的视角

——基于浙江甬村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 95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演变的四个现象 // 112

泡沫政治：观察村庄选举中的贿选现象 // 124

治理

129

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基于三个地域个案的比较分析 // 131

当前农地纠纷的基本形式及化解办法 // 146

关于农地确权确地的思考

——基于湖北省五个地区的调查思考 // 158

为什么下雨便是涝，不下雨便是旱？

——湖北省沙洋县李市镇农田水利调查 // 170

社会

225

一桩车祸里的乡村法治困境 // 227

论自己人纠纷与外人纠纷 // 236

源村的丧事 // 250

后记

263

家庭



源村的婚事

传统意义上的订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迈向婚姻的关键性一步。正是因为订婚具有村落传统中类似于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订了婚的人很少有后悔的。因为，前面看亲、看房两步有足够的时间让双方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如果不同意可以在此前终止，此前终止交往的话，双方的损失不大，也不会牵涉太多的经济利益。但订婚后就不同了，不但牵涉各方的道德利益，而且也牵涉各方的经济利益。而且订婚后，一般有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所以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订婚后男女双方要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也多了起来。

一 看亲

原来源村的婚姻以说媒结合为主，自由恋爱的是少数，因而，在一开始便免不了要有一个相互认识的过程，因为在正式见面之前，有可能男女双方是没有见过面的，甚或两下相隔比较远，彼此了解很少。关于说媒，主要有以下几种基本情况。一是地方上有媒人主动去说的，有些有说媒经验或擅长说媒的人了解地方上的男男女女的基本情况，一待时机合适，就以半开玩笑半带真的口吻向男女双方及其父母探口风，如果能够探出点眉目就会尽力说合。二是地方上的父母或他们的子女中有一方看中另一方的会去央求说过媒的或具备说媒能力的人去另一方家说合。三是经过自由恋爱，但父母双

方都不同意或有一方不同意的，恋爱的双方会请求自己的亲戚或媒人去说合。

媒人说了一个大概的时候，便会履行婚姻中的第一道程序，或者说是第一次礼仪，那就是“看亲”。看亲的意思有两层：一是看双方的“亲事”，这里所谓的“亲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表、长相。二是看“亲家”，即未来可能结成儿女亲家的双方在这一次看亲过程中可以彼此了解。看亲就是要为男女双方以后的交往奠定基本的初步的合法性，并使双方有可能朝最终的婚姻目标迈进。

看亲的具体情况是由媒人领着男方的父亲和叔伯兄弟到女方家吃一顿中饭，这个日子是事先双方约定好的。女方这边也会派自己的父亲和叔伯兄弟到场作陪，双方互相聊聊家常。吃完饭后，女方如若同意，便会泡一杯茶给男方，男方同意就接下这杯茶，顺便在茶盘里放一个红包，是为“茶礼”，红包原来一般是5元，现在多少不定。男方如果不同意，就不接女方的这杯茶。女方拿了茶礼钱后会出去，如果她表示最终同意，估计男方已经喝完茶了，过一会儿便又折回来收茶杯，如果突然反悔，不同意了，那么就不回来收茶杯以示拒绝。

看亲时，男方只有男性参加，男方的女性成员是不参加的。女方也主要是男性成员参加，女方的母亲只会泡第一轮茶，此后便不再参与其中的活动。

如果看亲成功，即双方都同意，接下来男女双方可以比较自由地交往，但一般而言是不允许同房同宿的。不过近20年，这一规矩已经基本上不再存在了，是否如此，男女自行决定。按照一般的规则，看亲虽然不能最终决定两者是否结合在一起，但是大多数看了亲的，双方又都同意了，都能够完满结合。看了亲后，双方虽然都同意了，但是相处一段时间后任何一方如果发现对方不合适，或者双方都觉得对方不合适，不想继续交往结合了，就可以停止交往，双方不会有太大的损失。这也是以前规定看亲后还不能同房同宿的原因。一旦同房同宿，意义便不一样了，性

道德会强有力地规制双方。不过，总体而言，看了亲后双方同意，是很少有反悔的，这也是后来禁止看亲后同房同宿规定松动的原因之一。

看亲作为第一道走向婚姻的程序，为以后结婚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随着自由恋爱越来越多，双方的了解已是今非昔比，作为主要为了了解双方情况的看亲也就自然逐渐丧失其真正的功能，因而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并不是说，自由恋爱一兴起，看亲就立即消失，这中间的变化有一个缓慢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看亲仍然流行，即使是自由恋爱的，双方非常了解的，也履行此道程序，只不过，这种程序的履行更多是象征意义的，是一种乡土制度延续的惯性。这种制度惯性逐渐消解，再加上村民逐渐理性化，觉得既然双方都如此了解，甚至已经在父母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同房同宿过，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看亲自然没有太大的必要了，看亲也就自然消失。看亲最开始是在自由恋爱者之间逐步消失，其后是在仍然持续着说媒传统的婚姻中消失。农村中仍然靠传统的说媒的方式结合的婚姻即使是现在也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随着自由恋爱对看亲的冲击，说媒也从原来近乎是两个家族的公事逐渐变成了男女双方两个核心家庭的私事，因而看亲在传统的说媒婚姻中也逐渐淡出市场。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事物或一项制度，固然有其功能，但并不意味着其功能一旦消失，其便跟着消失，它还可能会因为其他的因素而继续存在。因此，制度的存在既依赖于其功能的存在，同时也依赖于其他因素，典型的如一个地方积淀下来的文化。这种积淀下来的文化往往是制度产生路径依赖的可能原因，也是其不会立即消失而会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消失的原因之一。

二 看房

看亲后不久，女方会和男方约定一个日子，女方到男方家去看

看基本情况，是为“看房”。去男方家里看房的女方成员没有男性，全是女性，她们由媒人领着。但是女孩的母亲是不来的，来的女性成员主要是女孩和她的伯母、婶婶或姐妹。她们实际上是代女孩的父母亲来看的。伯母、婶婶一般是按女方家族的房份来的，每一房来一个人。一般而言，一房就是一户。如果亲隔得比较远，如出了五服的，就按大房来，所谓大房就是以大儿子为户主的那一房。

看房并不是说就只看房子，也看男方家庭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男方所在的地方。但是，房子在婚姻中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因此看房作为这一环节的称呼也就不无道理。有一个当地关于看房的经典的真实笑话为证：一群人看完亲后，男孩说，我家里的房子就是好啊，我家里的房子就是光啊（“光”的意思是指房间的光线好，很明亮）。女孩的妹妹说：姐夫（看亲同意了后，就可以按正常的姻亲称呼男女双方的相关人员），你的房子好是好，能够摸得屋檐到（“到”在平江方言音中为第三声，与“好”字形成押韵，这句话的意思是男方的房子矮），你的房子光是光，就是几间豆腐箱（这句话是形容男方的房子很窄，源村的豆腐箱，大的大概是1.5尺长和宽，小的则长宽均为1尺以下）。

看完房后，大家会一起在女方家吃顿中饭，吃完饭后，整个过程就算完成了。在源村，20世纪前期，看房一般是不需要给任何东西的，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兴起送一块肥皂，即给来看房的女方的女性成员送一块肥皂，也可以说是对于看房的“回礼”，后来又慢慢开始兴起送一块布，布的长度刚好一米，之所以定好一米的长度作为规则，是因为一米布一般能够做一条裤子。回送布的礼节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此后开始逐渐以钱代替，刚开始时，一房一般是20元左右。再往后，钱的数目逐渐增加到200元一房，近两年又涨到220元一房。

看房的风俗持续到2002年，此后就没有了。但是看房没有了，所没有的只是这一过程，而其中要回礼的东西，到现在是回钱则仍

然有，只是要回的钱现在则挪到了下文要述说的“订婚”中，也就是说，在订婚中还得补上看房时的礼。

看房的兴衰，其道理与看亲是相同的。不过，与此兴衰相伴随的，还有对待物质与精神的看法的变化。应该说，以前结婚更重视礼仪的象征性、功能性，以及精神性。而现在，或者这几十年来，是逐步过渡到重视物质性。比如，看房，原来只是了解男方的具体情况，与看亲主要了解女方的情况相对应，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物质色彩。我们从源村对于结婚的称呼的变迁也可以看出来，原来源村结婚叫作“讨亲”，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这门亲是讨的，既讨了一门亲戚，也讨了一个媳妇，讨的自然也就是不要钱的。此后逐渐有“收亲”一说，既然是“收”的，那自然与“讨”不同，“讨”无异于白送，“收”则还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不管感情怎么样，“收”多少还是有点“收购”的味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回一块肥皂，在那个年代可能也不意味着与现在的送钱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这一整个演变的轨迹是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金钱化，其数目也可以在预料的将来会迅速地突破一个又一个历史纪录，同时也会创立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纪录，然后又破又立，螺旋前进，没有人能阻挡得住。

此外，不同的时代所受的大传统的影响也不同，或者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大传统的内容和形式也不一样。村民说，对于结婚，毛泽东时代，国家既不允许请客，也不允许回东西。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有杀几只鸭子就可以结一场婚的可能，而且很普遍，但是现在，靠杀几只鸭子就想把媳妇娶进门肯定是过去式了。同时，我们也确实从中可以窥探出妇女地位的变化，原来的男女地位是在某种意义上的平等，而后来则是某种意义上的妇女地位的上升。强调平等与强调地位上升所产生的结果肯定也大不一样。因此，不同的国家大传统在“笼罩”村庄的时候，村庄的生活自然会因之而异。

三 订婚

看房同意后，如果双方没有什么问题，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考虑“订婚”了。订婚原来也叫“写订婚字”。订婚就是男女双方约定一个日期，由媒人领着女方的家人到男方家吃顿中饭。订婚的规模比看亲要大，看亲一般就是两三桌，而订婚的规模则在4~10桌。看亲只要男方和女方的父兄、叔伯到场即可，订婚则除了男女双方的父兄、叔伯外，男方还会视情况把自己主要的亲戚叫来，这些主要的亲戚一般包括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姨父、姨母，姑父、姑母，以及男方父亲的舅舅家的嫡亲大房等人，女方来的则是她的父亲、哥哥、弟弟、叔伯父和她那一姓中未出五服的各大房，这些人除女孩的父亲外也构成日后结婚时的“上亲”。

看亲和看房都还没有办酒席的必要，一般也不会按酒席办。但订婚则是要办酒席的，席的名称一般叫“情席”，情席的特点是菜一共十碗，前六碗是一碗一碗上的，一般是下酒用，吃这六碗菜时，大家互相敬酒。吃这六碗菜一般是吃到两三碗就有人来把菜碗拿走，等到都吃完后就都拿走。等这六碗吃完后，接下来四碗仍然是一碗一碗上的，但是菜碗不会拿走，因为这四碗是下饭菜，一般不喝酒。这四碗菜通常情况下为扣有汤皮的猪肉，汤皮也是猪皮做的，皮子要附上一层薄薄的肥肉，汤皮是一张完整的皮子，长宽均约10厘米，皮子下面是猪肉，猪肉下面是酸菜，这碗菜上面扣了一个碗，用筷子插进去再翻起来就能把汤皮翻入上面盖着的碗，这样菜实际上是两碗。然后一碗是鱼，一般都是一条草鱼的中间部分，里面放有汤。再一碗则是青菜，青菜里面一般放有黑木耳，且青菜是放有汤的。还有一碗则是咸菜，通常是腌榨菜丝炒猪肚，里面会多少放点芹菜。前面吃的六碗则会略有变动，但一般第一碗都是拌有千张和炸鸡蛋的竹笋丝，然后有炒鸡肉，鱿鱼或墨鱼丝，千张皮炒豆芽，甜的肉丸子或者用莲子代替，肉丸子或莲子因是甜品一般就上在第

六碗，在上这碗菜之前会上一碗放有葱花和姜的开水，供吃甜品前后洗调羹或筷子用。

订婚时吃“情席”自有其道理，所谓情席，即建立了一定感情的人一起吃的酒席，“席”在平江方言中音与“戚”相同，所以，按谐音理解，情席又可以是指有了一定感情基础的亲戚聚在一起吃的酒席的一种。比情席差一点的酒席叫“生席”，“生”即“陌生”，这种酒席的吃法实际上暗含有聚在一起的人还比较陌生，属于陌生的或者说还不太了解彼此的亲戚吃的酒席。生席的菜只有八碗，比情席少两碗，生席上的菜与情席也不大相同，一般而言比情席的菜稍微差一些，后面四碗规矩虽然也与情席差不多，但不是特别讲究，所以有时简单八个菜凑在一起也可以笑称是吃了一场“生席”。因此，在看亲或看房时如果要摆席的话可以摆生席，但一般不会摆情席。而比情席再好一点的则是“至席”，“至”有极致的意思，因而“至席”也就是源村的一种最高贵的席，一般是有大事或招待贵宾用。至席的菜比情席多两碗，后面四碗下饭菜与情席相同，不同的是前面八碗，比如在吃情席时可以炒一碗鸡肉，但至席中则必须是一只完鸡，即一碗菜就是一只鸡，鸡肚子里面还有鸡蛋，一般是八个（因为一桌只能坐八个人，桌是八仙桌），这菜就叫“金鸡下蛋”，而在情席中就简单叫作炒鸡肉。所以，结婚时必须吃“至席”。

由这种酒席安排，我们也可以看出，结婚在源村人看来是由“生”开始，逐渐生“情”，情而“至”时则诸事皆达，婚姻自是水到渠成了。

吃完饭后，男女双方来的人也即来吃订婚酒的人会聚集在一起，摆几盘果碟，一边吃果品，一边喝点酒。然后男女双方各找一个代笔的，在订婚书上签字。这两支笔就是源村人称的“金笔”，说其是金笔是为了凸显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同时也凸显其崇高与神圣性。因此，由这里又衍生出一套行为规范，比如，去别人家吃酒席登记礼簿时，人们一般会对登记礼簿的人虔诚地说一声“借一下你的金

笔”，意思就是代我登记一下，可见其神圣性。订婚书一般由男方先请人拟好，写在一张红纸上，红纸的状态和样子就如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皇帝的圣旨或诏书，可以将其滚作一筒。订婚书的大概内容就是：“经男女自愿，双方父母同意，拟订立婚姻之约。”“订”与“定”在此实则是通用的，所以订婚也就意味着把婚姻定下来了，在订婚书上签字的男女双方的亲戚，实则是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人，此后一般是不容反悔的，如若反悔则应承担类似于离婚一般的责任。同时，双方的亲戚都在上面签字，也就意味着孩子的婚姻对于双方的亲戚也有道义上的约束力，这样一来男女之间的婚姻就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男女双方或者法律语言中说的夫妻双方的私事，这样，孩子的婚姻实际上是除了他们的私事以外，还变成了两个家族甚至是几个家族的公事。因此，任何一方想要反悔也就变得并不是那么容易，比如有人在日后结婚了又有离婚念头的，他舅舅可能会跳出来讲“你要这样搞的话，以后你就别进我的家门，就当我没有你这个外甥，你也当作没有我这个舅舅，我们就这样‘割袍断义’”。实际上，从看亲开始，一直到最终的成婚路上，所有重要活动一般都以男女双方的家族为基础，并会把男女双方亲戚的其他家族牵扯进来，所以婚姻也就像是蜘蛛网一样，层层密密，千丝万缕，所牵涉的关系千万重。

因为看房时应该回给女方各房的东西在后来逐渐发展成把看房省略掉后，就把应该回的东西顺延到订婚这一环节了。订婚原来是没有这一环节的，原来的订婚一般就是吃顿饭写完订婚字后就可以了。所以，现在订婚中新增的回礼这一环节实则是省略掉看房所产生的。而且，看房原来多以回一米布为主，但是，因为订婚比看房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所以一米布自然很难凸显出其中的意义，是以虽然礼节省掉了，但是礼节中所凸显出来的利益不能省掉。当然看人们怎么理解，可以将实质性的“钱”或者说物质本身理解为利益，但也可以将礼仪本身的一套实践仪式理解为利益。但前者是现在的状态，后者只能是过去式了。因此，人们虽然讲求简单和不太拘礼

之外，却还是不忘现实的物质利益，这也是在订婚中把原本属于看房所要完成的任务补充完成的原因。按道理来说，看房作为礼仪的象征性功能消失后，应该是没有了踪影的，但是物质性的兴起能压倒形式性的东西。因此原来的实质性的礼仪的消失，却没有使原来礼仪中形式性的物质利益消失，而现在则在新的形式性礼仪中仍然补充履行着原来非实质性而现在看来是那么实在的利益。

当然除上述要回各房的礼仪性的物质利益外，也不能忽视女孩的利益。总不能让女孩空着手回，因为别人都有。但是女孩毕竟是未来的新娘和男方家的媳妇，所以与她的家族的各房不同，自然应该有新的更加不同的和更加重要的物质利益才能体现出她的重要性。这一体现就是在订婚中所谓“三金”即“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的兴起。三金在早两年是以四千元钱左右可以折算的，因为那时的金价是75~100元一克，而现在则是175元甚至更多一克。所以原来公认的4000元左右的标准自然也就不太适应三金的要求。现在的4000元大概只能买到原来三金中的两金，而买不到全部。这样，订婚对于男方来说，其成本在这短暂的几年中自然是在迅速上升。

然而，订婚的礼节相比于现代的婚礼还是略显麻烦，现代性的婚礼只要男女双方同意就可以领一个结婚证了事，婚姻完全变成了男女双方两个人的私事，好像除此二人之外，其他人是不能也不应该干涉的。所以，对于订婚这种需要几个家族参加的礼节自然也没有太多意义一样。简便的办法自然是有，那就是这两年（2005年至今）兴起的所谓“联根”。

“联根”在原来的毛泽东时代就有，那个时候之所以要搞联根，与在上文探讨的国家大传统的影响有关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大家都比较贫困，顾不了那么多。所以，男方由媒人领着到女方家吃顿饭，把男女婚姻事情说妥即可。因而杀几只鸭子就可以了事。但是后来，随着生活的逐渐好转，国家的大传统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也不再强调那一套，因而开始兴起订婚，但订婚也只是

程序而已。而现在人们发现，反正男女自由恋爱（一般而言是这样），看亲的彼此的初步了解不需要了，看房的了解男方的基本情况也不需要了，接下来则是觉得订婚也没有太多必要，不如结婚时一起搞掉。

另外，联根虽然在以前有过，但是现在如果要恢复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本地婚姻更是不太可能，也不是太适应。但问题是，现在的农村已经不是静止的农村，它在迅速变化，农村中的婚姻圈已经不是昔日的同一文化圈内的婚姻可比，随着打工大潮的出现，农村的男男女女跨省结识的越来越多。因此，原来主要以村为单位的婚姻圈现在实际是以跨省市县为单位的。因而，各地的风俗也不一样。同时，如果按源村的风俗行订婚之礼，关键的一点是对于跨省等远距离婚姻来说，其成本太高。估计单是把女方的父亲和各房接过来的车费就够办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婚礼了，这样站在理性的角度当然是极为不合算的。因此，采取联根的办法比较好。但是此时的联根与原来的联根又不一样，此时的联根虽然省掉了订婚所需要的礼节，但是订婚中该回多少钱，该给女孩什么，一样都不能少。

跨省的婚姻一旦在联根上面有了具体实践，本文化圈的或者说近距离的婚姻也自然跟进。跟进的理由当然是省去麻烦，再说现在的婚姻，对于家族来说也不像是以前那么重要，婚姻确实也真的开始朝着男女双方个人的私事转化，故而没有必要牵扯这么多人进来。但是对于原来享受因自己家族子女出嫁而带来的微薄礼仪（实已为礼金）的人，他们对于形式可以不太在意，但是对于物质性的利益是不可能不在意的。因而，现在的联根就变成男方不再大张旗鼓地请一班人来吃顿饭然后写个订婚字。而是变成男方及其父亲由媒人领着直接到女方家去把钱给掉。给钱的办法则是各房 220 元，媒人 200 元，女方的父母亲一般是 3000～6000 元，女的自己则主要是三金和约 3000 元礼金。所以，联根的费用是 10000～15000 元。这对于女方来讲是“纯利润”，因为女方不需要任何回礼，且干脆得很。对于男方来说，省去了吃酒席的几千块钱，因为订婚的酒席不像结婚，